

串串朝露

〔香港〕严沁



串串朝露

〔香港〕严沁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冯沛祖

封面设计：黄向卫

串串朝露

〔香港〕严沁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185,000字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册

ISBN 7-5360-1322-1/I·1174

定价：5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台湾大学生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从主人公可悲的际遇里，折射出台湾社会的充满伪善与人性的扭曲。

方克坚，一个沉郁的男孩子，本是一个拥有美好前程的大学生，他因母亲的妓女出身而耿耿于怀，对她爱恨交加。他虽努力奋斗，但无法摆脱心理阴影，学业、前途、爱情终因母亲暗操淫业一事的被揭露而尽毁。他被勒令退学，恋人舍他而去，人与人之间无法彼此信任，母亲最后以死来换来他的“清白与尊严”。他重新振作，他要寻觅那串朝露——朝露代表上帝对人间的祝福。

1

夜，在山坡上。

温馨，恬适，静谧，不见人影，不闻人声，鸟儿虫儿也都静止，大地安息在造物主的脚下。

这是一间大学，在台北市的近郊。广阔的校园，漂亮雄伟的校舍，数以千计的年青人在此地受教育，受栽培。阳光下、校园中有的只是欢笑、热情和青春；夜空中，却只飘浮着一丝灵气和那一阵又一阵忧郁、孤独的提琴声。是的，每夜总有提琴声，谁呢？

没有人去追寻、搜索，学生宿舍中热闹、快乐，谁愿去黑黝黝的山坡上发神经？想来是那个自命不凡、自以为有性格的男同学在表演吧！

提琴声隐隐约约从竹林里飘出来，是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，很令人心动的一首曲子。拉提琴的人似乎永不停歇，永不休止，男女生宿舍的灯光一间间熄了，热闹的同学们都休息了，提琴声还是一阵又一阵。

仿佛天地间只有琴声，只有《小夜曲》了——不，还有一些声音，从同学回宿舍的小路传来。有人在走路，走得偷偷摸摸、小心翼翼。

是个女孩子，一个能一眼就看出顽皮好动的女孩子。大眼睛，短头发，短裙子和T恤，正是偷溜回台北参加舞会的林柏心，外文系的林柏心。

校园中提起林柏心简直无人不知。她胆子大，脾气大，声音也大，惟独身材小巧玲珑，捉弄起人来真是天翻地覆，大家都叫她“小作怪”，她也绝不在乎。

本来迟回宿舍已是犯校规，偏偏小提琴声引动了她的好奇，她眼珠灵活的转几转，皱着鼻子，拍拍胸口，自己替自己壮胆的朝竹林走去。

愈近，琴声愈清晰，即使外行如林柏心，也听得出拉提琴人的造诣。她在竹林边张望一阵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没有，琴声却不绝。

“是谁？谁在拉提琴？”她大声问。她不敢走进去，她怕竹林里盛传的竹叶青。

提琴声中止了几秒钟，又继续了。

林柏心得意地点点头，笑一笑。琴声静止表示竹林中的是“人”，不是其他可怕的“东西”，既然有人，那么，即使有竹叶青也不怕，可以叫救命啊！

她大步走进去。

难怪看不见，就在她前面不远处有一个背立着的男孩，黑衣，黑裤，黑得神秘又忧郁。男孩瘦削而挺立，谁说他不像一枝黑色的竹？

“喂！黑竹子，怎么叫你不出声？吓人吗？”她又着腰，凶霸霸的。学校里谁不知道她“小作怪”呢？

男孩子动也不动的继续拉提琴，旁若无人，无动于衷得令人生气。

“嗨！叫你听见了吗？”柏心气往上涌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她，除了顽皮她还漂亮，男孩子都欢迎她，“你到底是谁？怎么吵别人睡觉？”

这回男孩子停了，缓缓地转过身子。

“对不起。”黑衣男孩子低着头，提着提琴就走，连一眼都不看柏心。

“站住！”柏心似乎得理不饶人，“你是谁？同学吗？什么系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男孩子是站住了，却不回头，更不出声，真像栽在那儿的一根黑竹。

“怎么不说话呢？至少——”柏心顽皮地突然跳到他面前，“至少该报上名来！”

男孩子眼中光芒好冷，只看见眼中的一点光芒，四周全是竹，太暗了。

“你不会认识我！”他答。声音也很冷，略带沙哑。

“那——你认识我吗？”柏心好奇心更浓，怎么从来不知道学校有这么一个“怪”同学。

“不认识！”男孩子立刻回答。

“你连半眼都没看我，怎么肯来还不认识我？”她不放松。

“那——你是同学？”

“快回宿舍，舍监就要查房了。”他突然说。

“唉！”柏心大大地叹了一口气，“找不到这个人，你可知道我是被你的琴声吸引来的？”

眸中光芒更甚，黑暗中——却也看到他脸上肌肉更柔和了。

“你懂提琴？”他终于问。

“弹钢琴，可惜不是高手，”她耸耸肩。“我没心练习，我只喜欢跳舞。”

男孩子抬起头来看她——第一次，他一直低着头。

“你是——小作怪？”他说。他竟是认识她。

“我有名有姓，别那么可恶，好吗？”她抗议着。

“大家都这么叫你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大家怎么叫你？”她反问。她实在想知道他是谁，她真是没见过他，“黑竹？”

“学校里还没有人正式叫过我。”他回答得好奇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摸摸鼻子尖，退回宿舍要受罚的事一鼓脑儿忘了。

“没什么——”他把提琴挟在手臂下，“我们可以一起走回宿舍。”

这回柏心没有反对。她想，借着女生宿舍门外的那盏灯，她总该可以看清他的样子吧！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怪人，明天可有大把捉弄、开玩笑的机会了。

可是，在女生宿舍转角的阴暗处，他停了下来，也不说再见，挟着提琴大步而去。连柏心想开口说声再见的机会也不给，他——~~到底不是谁呢？~~

走了这么一段路，柏心是一直注视着他，他却始终眼观鼻、鼻观心，绝不抬头，这个人——真怪得可以！校园中起码有一千个男同学，明天怎么去找他？或者，他们真是永远不会再碰到？

哎！别想这些了，这么迟，若偷溜进宿舍遇到舍监，不骂得鼻青脸肿、狗血淋头才怪！先担心自己吧！

柏心不是第一次溜回台北参加舞会，这方面她是老手，

她悄悄的走到她住的二号宿舍窗外，不轻不重的敲着窗门，立刻，窗开了。

“快开窗，是我！”柏心急切地说：“舍监发现没有？”

几个同房的同学七手八脚的把整幅纱窗木框取下来，又拉又扯的把柏心拖进去，再忙乱地把纱窗安置好，再关上玻璃窗。

“怎么样？今夜迟得离谱！”鼻子扁扁、眼睛大大、两颊全是雀斑的王巧思问。她是中文系的，广东人，虽然从小来台湾，说起国语还是有好浓的广东腔。

“迟个鬼！老早就回来了。”柏心把一小盒点心奉上——这是替她开窗的代价，“遇到一个怪人！”

“怪人？欺负你？”胆小的刘海宁怯怯的问。

“笑话，学校里谁敢欺负我林柏心？他不想做人了吗？”柏心大言不惭，“是个怪人，拉提琴的。”

“拉——提琴的？”秀秀气气、白白净净，从来不多话的刘海宁脸上有一丝奇怪的神情。大家都注意林柏心，谁也没发现她的怪异。

“谁说不是？”柏心说得神气活现，她是讲故事的高手，声音、表情都十足吸引人，“哦！先告诉我，老家伙发现我偷溜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！”王巧思不耐烦得古怪，她对这些事，从来都没有兴趣，“快说说那个拉提琴的！”

“好怪，好神秘，”柏心托着两腮，“我从来没见过他，一身黑，站在竹林里就像一根黑竹，又瘦！而且——老实说，他送我回宿舍，我竟没看清他的模样。”

“——送你回来？”王巧思的神色也有点怪，“好像很罗

500890

曼蒂克嘛！”

“罗曼蒂克个屁！”柏心忍不住粗话也出口，“他连名字也不肯讲，又不是间谍，故作神秘，我若不是听见小夜曲，鬼才过去！”

刘海宁含蓄的笑一笑，不声不响的先上床。她是个颇为深沉的女孩子，什么事都放在心里，若她笑一笑，即使只是又淡又含蓄的，也含有深意。

“你笑什么？刘海宁！”王巧思眼尖，立刻问。在这间寝室里，她和刘海宁有些貌合神离。

“笑都不行吗？”海宁的话虽不客气，从她口里流露出来，却仍是斯文。

巧思瘪瘪嘴，又转回柏心。

“后来怎么样？”她追问。

“还有什么后来？”柏心摊开双手，“他转身就走，连再见都不说，我看哪！一定是个科学怪人——丑，他才不敢在灯光下见人！”

“从你口里出不了一句好话！”巧思摇一摇头，也回到自己床上，她甚至忘了吃柏心带回来的点心。

柏心是感到一点古怪，刘海宁和王巧思都特别得很，和平日不大相同。只是——睡吧！连跳三小时舞，她早已累得只想睡觉。倒在床上，不消一分钟她就睡熟了，她就是这样的女孩，玩过、癫过就算数，什么事都扔开一边，天塌下来都不理。

但是，替她等着开窗的海宁和巧思却没她那么好的福气，好久，好久了，她们还在反侧，怎么回事？不约而同的失眠？

清晨，柏心被一阵又一阵的铃声吵醒，翻身爬起来，不但巧思、海宁不在，寝室里已空无一人。柏心吓了一跳，这是什么铃声？上课？揉揉眼睛看看表，还好，只是住校同学早餐的铃声。

慌慌忙忙拿着脸盆去浴室，横冲直撞的反正也没人。第一堂是要命的古典文学，不止课本上的古典生字多得要命，那外号叫“小红头”的洋教授也凶得要命，最要命的是迟了不许进教室的规则。反正——哎！要命！

才换好衣服，上课的预备铃已响了，柏心顾不得肚子饿，抱起书本笔记就跑，她的命可要留待下一次舞会。

走廊上的同学都在赶，有的还在嚼未吃完的面包，有的在猛刨未看完又要考的书。柏心连招呼都来不及和同学打，就怕迟了“小红头”要她的命。教室门口站了个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么撞了上去。

“哎——”柏心双手抱着书，不知该不该说对不起，“是谁撞谁？我？你？”

那人一转身，一种奇异的熟悉感觉直逼过来，可是，全然陌生的一张脸，带着一脸的木然。

“对不起！”那男孩也不理谁撞谁，道歉一声转身就走。

一阵意外夹着一些不能置信，柏心呆了半天。

“是你！”她怪叫着追上去，“那根黑竹子！”

上课的铃声及时响起来，拉住了她追上去的脚步，总不能不上课啊！好在刚才看了一眼，知道那怪人大概的样子，只是个大概，她可没那么好记性，记不牢。

乖乖的坐在教室里上了三堂课，柏心才有机会透一口

气。她摇摇头，对她这种爱玩的人来说，读书简直是受罪，像个监犯一样。

她的功课一向不好，她也绝不在乎，只想有60分就行了，不是吗？刚才三节课她都神游太虚，根本不知道教授在讲什么，她在努力记牢那根黑竹的模样。

什么模样呢？好难具体说起来，反正不漂亮就是了。那个人阴阳怪气的，和亚伦狄龙那种美男子差上十万八千里，只是，那人很特别，很神秘，就像——就像那种木然无表情的间谍一样。

嘿！间谍，怪有意思的，她去找他。

“柏心，一起回宿舍。”王巧思从隔壁教室走来。

“我不回去，我有事。”柏心往操场走。

“有什么事？我陪你。”巧思今天好怪。

“不要你陪，噜苏！”柏心推开巧思，她是直肚直肠，从不在意对方会难堪和生气，“我有约会！”

“约会？谁？”巧思半信半疑的，她的样子好像在侦察柏心的行动，“数学系的傻大个儿？”

“什么傻大个儿，三寸钉的，你要！”柏心大步走了。

巧思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长廊一端，才无可奈何的回宿舍，谁能对小作怪林柏心奈何呢？

柏心走遍了每一间教室，也看过室内运动场、康乐室、乒乓室和图书馆，她没有找到那根“黑竹”。她有些失望地站在男生宿舍的小径口。她犹豫着，去男生宿舍吗？

她知道自己个性，若是找不到那个人，她今天整天都别想好好过。

男生宿舍似乎没有几个人，很静。柏心张望了一阵，正

好遇见一个去餐厅的胖同学，是比她高一班读化学系的彭正文。

“喂！阿胖，你知不知道一个人，穿黑衣服的。”她冒冒失失地问，好在是熟人。

“穿黑衣服的男同学多着哪！”彭正文说的是标准京片子，“小作怪，你又想到什么花样？”

“谁跟你开玩笑？我找那个人会拉提琴的，拉小夜曲。”柏心不高兴地嘟着嘴。

“哦！”彭正文耸耸肩，“找他！”

“他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什么系的？”柏心急不及待地一连串问。

“对他有兴趣？”彭正文打趣。胖人都占先天便宜，一团和气，不笑也像在笑，别人对他发不出脾气。

“彭正文！”柏心叉起腰叫，“你再胡说当心后果！”

“哎——好，好！”彭正文正经一点了，“他叫方克坚，哲学系的怪人、狂人、疯人，不说话，没有朋友，只喜欢拉提琴，就是这么多了！”

“以前怎么没见过他？”柏心沉思，即使她沉思，仍是一副顽皮捣蛋像。

“这学期才来的，听说是刚服完兵役。”彭正文说。

“服完兵役？那不是——比我们大？”她似自问。

“大概是吧！”他耸耸肩，“我去吃饭了，好饿！”

“哎！等一等，他在吗？”柏心叫住他，“我是指方克坚。”

“不在。”彭正文肯定，“我看见他拿着提琴出去。”

“他不吃饭？”柏心稚气地问。

“为什么不去问他？”彭正文摆摆手，一摇一晃的走了。

柏心慢慢走出男生宿舍，好奇心使她连肚子饿都忘了。那个方克坚拿着提琴会去哪里？竹林？没有琴声传出来，天气又热，那——

柏心终于鼓起勇气走进竹林，男同学老是说这儿有竹叶青，她怎么从来没遇见过？听说是碧绿的一条，动作奇快，又奇毒，被咬着了，将是好危险的。整个竹林走遍了，没有竹叶青，也没有方克坚。

她失望地站在那儿，会去哪里？还要继续找吗？

突然，隐隐约约的一阵琴声传来，柏心精神一振，没听错吗？是提琴声？侧耳细听，分辨出仿佛来自那被同学唤作“伊甸园”的小山坑里。她又高兴起来，踢飞一块石子，大步奔向伊甸园。

愈近，琴声愈是柔美，是《流浪者之歌》，她听得出。三步并两步的跳下山坑的小径，果然见到那一身黑。

他仍是背着她——不是故意的，他一直是这个姿势，很聚精会神地拉着。这本是一首极有感情、极富感染力的曲子，柏心这么顽皮，竟被那琴声镇慑。她悄悄的坐在一块大石上，直等到他拉完整首曲子。

他停下来，抬起的手臂慢慢下垂，就那么直直的站在那儿，好半天，才深深的吐出一大口气——他为什么要透气？那不像疲倦、辛苦的透气，而像吐出心中压郁，他——心中有着什么？

柏心傻傻的望住他的背影，竟是忘了出声招呼：他也无意转身，完全不知道背后有人似的，两人之间有着山风也吹不散的奇异沉默。他们就一直这么僵持着——也不能说僵持，只是，柏心无意打破这沉默，直到他再抬起双臂，拿起

提琴，摆好姿式。

“慢着！”柏心跳起来，“别再拉提琴！”

他好吃惊的突然转身，有人？

“是——你！”他木然的脸上掠过一丝特别的神情。

“是我！做了你半天的听众了！”她笑。她不是特别美的女孩，笑起来却好甜。

“有事。”简单有力的两个字。

“没有事不能找你？”她开始顽皮，“从昨夜到现在，我们见了三次面，很有缘啊！”

他不响，只是那样——有些戒备似的望住她。

“为什么不出声？方克坚！”她又笑，“早晨是我撞你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该说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他仍是望住她。

“喂！他们说你服过兵役了，是不是？”她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眼光。

“他们还说了我什么？”他眼中掠过一抹冷冷光芒。

“没有了。”她摊开双手。

她发觉他好高，相当瘦，那种瘦，却很特别，仿佛他的骨格特别挺、特别硬似的，站在那儿威威风风的，瘦却不弱。他的脸也好怪，怪在那明明二十多岁，却显得风尘仆仆，仿佛捱过许多世界了。

“哼！”他极不满意地哼一声，“为什么要打听我！”

“好简单，我想知道你是谁。”她耸耸肩。

“过分好奇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！”他说。

“嗨！说话怎么像间谍？”她稚气的怪叫，“想知道你，是谁也不需要什么好处。”

“那——你走吧！”他挥挥手，“别打扰我！”

“喂！喂！喂！”她的**小老虎脾气**来了，“客气点好不好？凭什么赶我走？这是你的地方？”

“我先来！”他硬硬的。

“占山为王吗？”她是稚气的，“我偏不走，偏要打扰你，看你怎么样！”

“那——我走！”他转身真预备走。

“方克坚！”她大叫一声，拦住他的去路，“别欺人太甚，找了你一个多钟头，我连午餐都没吃！”

他停下来，他似乎感染到她的稚气。

“为什么要放弃午餐找我？”他望住她。

她呆一下。他这么凝视着她，她心中就有一种奇异的感动——是他有天生的感动人气质？

“要看清楚你的样子咯！还有，我该说对不起；还有，我好奇。”她老老实实在地说。

他看了她一阵，终于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。

“的确作怪，不过——很可爱！”他说。

“才不是作怪，是从来没见过比你更古怪的人。”她又开心起来，讲起话来叽叽呱呱的，“你穿全身黑，你半夜还拉提琴，你没有朋友，你不让我看你的样子，你是同学，却像地里冒出来的，还有一——你居然讨厌我！”

说“讨厌”两个字时，她皱起鼻子，很委屈似的。

他低下头看一阵脚尖，好像考虑好严重的问题。

“等一会儿，我们去福利社吃面。”他说。

“你请？”她高兴得跳起来。

“我请！”他一本正经地点头。

这一点头，她又发现一件事，他是个很晦暗的人，讲不出什么原因，这是她的感觉，不因为他的一身黑，而是他四周的一切光明不起来。

她傻傻的望住她，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。

“为什么望我发傻？”他问。

“不，”她怔一怔神，“哎！你的提琴拉得很好，跟谁学的？”

“没有正式学过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无师自通？”她歪着头。

“自己摸索的。”他说。

“说得自己挺有天才似的，我不信！”她不停地摇头，“我学钢琴受了好多苦，手指都被打肿过。”

“这么严重？钢琴老师打人？”他扬一扬眉。

“谁说不是？”她瘪瘪嘴，“每一次弹不准的时候，老师手里的铅笔就不客气了。”

“这样子的老师教不出好学生，天才都给打得吓跑了。”他第一次展露明显的笑容。

“嘿！你的笑容不错啊！很有‘英俊小生’风格呢！”她又忍不住开玩笑笑了。

“算了，我是科学怪人！”他半真半假的。

她呆一下，这是她昨夜在宿舍讲的，他知道了？

“你——昨夜在窗外？”她眨着眼睛。

“我不怕开除吗？”他摇头。

“那——你怎么知道？谁告诉你的？”她不放松。

“告诉我什么？”他装傻吗？

“科学怪人！你知道是我说的！”她说得像是一个自己承认